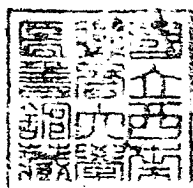


華北的秋

趙清閣著



北



獨立出版社印行



1353



MG

E246.7

次 目

369

3.

血恥

.....

華北的秋

.....1

自序

目次

古田縣革命烈士紀念會



3 1764 2999 5

29

自序

當華北的烽火燎延到我的家園的時候，那恰是「仇」愁「正」深的秋天。
爸爸最後的一封信上說：

「……敵人已經逼近了我們的故鄉，明天就暫避到城外，也許從此就踏上了流亡的旅途；什麼時候能再回來呢？什麼時候咱父女能再見呢？這些我不敢想。讓眼淚告訴你：我現在的心情罷！」

呵！故鄉已經淪陷三個月零十天了，爸爸却依舊沒有消息。我不斷藉朋友打聽，我天天求神問卜；可是一切金茫然，沒有人知道我的爸爸在哪裏，沒有人能回答我爸爸的生死！

天呀！我不能再失去這僅有的親人，假如他還的離開這世界了，假如我們父女真的無緣「再見」；那我將怎樣活下去呢？我將怎樣活下去！

我要發狂！我想生吞了那刽子手——我向萬惡的日本軍閥高喊：不，多多少少和我這齊同命運的人有關係！

「還我的爸爸來！還我的爸爸來！」

但，遠遠只傳來殘酷的笑聲。我簡直爲憤怒的火焰所窒息，我無可奈何地哭了！
這顆心，像落滿碎成片片。

前天，是爸爸誕辰日的夜裏；在夢中我清晰地記得，他用那幽黯的眸子釘住我，用那沉重有力的聲

書說：

「只要這神聖的抗戰一天不停止，你就盡着你的力量跟鬼子拚一天；須記住：愛國家就是愛爸爸，替民族報仇就是替爸爸報仇。」

好吧！我當掙緊我唯一的武器——筆，我向祖國同爸爸宣誓：

「我要抗戰！我要報仇！」

同時，我更堅信：在今年秋天的時候，我就又可以回到華北和爸爸的懷裏了。

潘閣序於二八年元月二十六日山城小樓上。

華北的秋

(一)

八月秋，這個多事的季節。

北方的風，吹得樹葉子「殺殺」落下來，吹得雁雀兒展翅南飛，吹得青山變成一遍黃，吹得屋頂毛毛起着一層霜，吹得人們的心扉打皺，吹得大地穿上了嚴肅的衣服。

地獄的城市發出沉痛的嘆息，自由的原野發出復仇的吼聲。

太行山聳立着像一座祖國的鐵臂，活躍的健兒們帶着這裏血肉築成了民族解放的食基。

從雲村，到娘娘廟，邱家祠堂一帶，都是這食基下的幾枝動脈，支持着這動脈的，是十多個年青的學生，和一羣天真的農夫。

雲村，離長辛店很近，不過二三十里的樣子，距良鄉也不遠，岔道過去也只是四五十里路。這地方的生產極豐富，所以農人的生活是相當充裕的。

劉二叔，是本村人保甲長，常常到城裏走動的人物。五十多歲，生得一副怪相，性情挺兇悍，僅知道賺錢，村裏沒有不懷恨他的，但他仗着交了些個不三不四的朋友，可以無端嚇唬人，所以誰也懶去惹他。前兩月他娶了個寡婦，歲數不大，只二十多。對這，他的兒子——劉二儘管不滿意，也儘管沒辦

法，這人遇事比他老子明理得多，也很忠實的。

劉大，是劉二叔的嫡親姪兒，一個最安分，醇厚的中年農夫，大兒子叫小狗，剛滿十八歲的小夥子；讀過幾年私塾，會記賬，會寫簡單的信，還會做海參酒席，村裏逢到有什麼喜喪事，都是邀他去作菜，村裏因此都叫他小廚司。劉大常驕傲地說：兒子比老子強，老子除了種地以外，是一點手藝都不會幹的。還有個女兒叫二姐，別的活不會幹，整天只騎在牛背上，說話還有點口吃，劉大見了她就罵：小廢物，劉大嫂是袒護女兒的，劉大因此連帶罵她是老廢物。

劉大嫂，被丈夫看作「木頭人」，因為她一天到晚除幹她應幹的活以外，很少講話，人家罵她她也不响，孩子在她面前唧唧一天她也不發煩，這人簡直似麵質的性情，溫柔得使人感到不舒服。

中秋節前，劉大收了些新栗子，想着挑進城去趁節期賣點錢，也好買斤月餅帶回來；誰知道一去就給鬼子拉住了幾天子彈，栗子也由送給鬼子吃光，還換了一身傷，聽說就要把他送往前線去打仗了，要不是偷着跑回來，準連命都命有了。回來還被小廚司抱了一大堆，真嘔氣。

小廚司在娘娘廟游擊第三分隊裏算得頂能幹的一員，跟着隊裏學了不少的新知識，新名詞。除姜姓王，是從前第二十九軍的一個連長，很賞識小廚司的聰明。入秋以來，小廚司差不多整天就在娘娘廟，除非回家睡覺，吃飯。這，雖然老子不大很了解兒子的行爲，可見他總相信兒子是不會幹什麼壞事的。

這幾天劉大要翻土，預備播種第二季麥子，小廚司於是留在家裏幫爹的忙。

得着這個機會，劉大不能不細細問個明白，他把耙子特意拿到鬼子這塊地上來，鬼子詫異地看看他。

「爹，你怎麼不去翻那塊地？這塊地我一個人就行了」。

「不，我是想和你說幾句話，咱爺倆有半月多沒談心了」。

小廚司望着老子笑笑，劉大也很自然地看看兒子笑笑。

「小廚司，你究竟天天在娘娘廟幹些什麼呀？那兒都有些什麼玩意？」劉大說罷停下手裏等着兒子的答覆。

「爹！我不是不告訴您，我是怕您說出去，給外面知道了很危險的。」說到這，劉大連忙搖搖頭，小廚司才又接着說：「我們在那兒練操，學打槍，準備將來好打日本鬼子。娘娘廟是分隊，大隊在邱家祠堂，那兒才熱鬧呢，有會說話的無線電，有連鞭砲似的機關槍，有响如雷的大炮，還有許多響。因為那兒有很多大學生，他們都是去年從北平逃出來的，他們真有學問，爹！什麼時候帶我去見見他們，讓他們給我講講大道理，您就更明白了。不過，不過您總好喝幾杯酒就對人家瞎說，這可不是玩的，您以後不能再喝酒了。」

劉大洗耳聽完兒子的話，覺得又糊塗了，什麼「會說話無線電」，什麼「連鞭砲似的機關槍」……越來越費腦筋了，這不能不弄清楚。得！兒子不讓喝酒，不讓對別人說，就答應他，反正得聽個明白再講。

「小廚司，你放心得啦，我永遠不再喝酒，也不告訴別人。你帶我去見見世面。還有什麼？你再講講看！」說着，劉大乾脆把靶子攔在一邊坐下來了。

小廚司想了想，覺得是機會了，爹只要有興趣聽這些，就容易開導他跟自己走到一條路上來。

「爹！」小廚司親切地先喊了一聲，然後再說：「您不是在城裏看見過不少的矮子日本嗎？他們想吞併我們大中國，放着飛機大炮，佔去了咱們的北京、上海、南京、山東、河南，現在又要攻咱們的漢口了，咱們中國的老百姓給他發害了不計其數，女人們都給強姦了，小孩子都用洋船運到他們日本國去，等長大好叫來打咱們中國人，您想想，日本鬼子够多兇狠？但，更可惡的還有那些漢奸，他們

跟鬼子當走狗，出賣咱們的國家，這種人可算最沒有良心，最不要臉的東西；像城裏幹縣長的那傢伙就是個大漢奸。還有常到二爺家去的那個張麻子，他也是個小漢奸。現在，城裏的鬼子兵正叫這一些小漢奸們到四鄉去拉壯丁，好送前線打我們自個的同胞，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還要給他當奴才，他叫咱怎麼就得怎樣？就像上次您在城裏給他們槍子彈。槍了幾天，隨他們打，罵，和對畜牲一樣。您想：我們怎麼能够受得了？怎麼能够忍耐得了？」

兒子說到這兒，劉大聽得動容起來。不禁摸摸臉上還沒好完的傷痕，狠狠地罵了一句：

「媽媽的，照你這麼說，上次我算給鬼子當了幾天奴才！媽媽的，老子活了四十六歲了，兒子就比鬼子長的高一頭，竟還給他當奴才！不成，我必得向鬼子報仇！小廚司，你說是不是？」

「要報仇的不僅您一個人呀！」小廚司這時在暗自心喜，這回可把爹講明白了。接着又說：「成千成萬的老百姓都受不了了，要知道國亡大家亡，要保衛自己，先得保衛國家，所以咱們必須下決心把鬼子趕出去才行，在太行山的游擊總隊，已經打到北京城外好幾次了，大槩不久就可以收復城內。現在我們正大規模地擴充組織，訓練，預備將來先打到長辛店城裏，再去打宛平。再進攻廣濟橋，北京，天津。我們的計劃在這秋天裏一定把在咱們華北的鬼子消滅了！爹，你也加入我們隊裏好嗎？」

小廚司這時滿心希望能激動爹。果然，劉大是被兒子的話激動了，遂毫不游疑地說：

「只要不嫌我老，明天你就帶我進去。」

小廚司於是勝利地笑了。

從此，老子就決定了：跟着兒子走向新的路。

土翻罷，劉大播種完了麥子。這些時，差不多整天的時間就都耽擱在邱家祠堂裏。很少回家去，什

麼老婆孩子全不在他心上；倒是這裏的生活使他留連忘返。幾個年青學生也都跟他弄得很好，開導他的思想，教給他認字，告訴他許多智識，愛護他如一家人。

「我真佩服您們，也真感激您們，從現在起，我願意盡所有能力替您們作點事情」。劉大常常這樣地對這裏的幾個年青人要求。

年青人因為劉大還沒有受足訓練，所以老不派他工作。直到一個月後，劉大方得着點送信啦，傳遞消息啦……這些小小工作的機會；但劉大很忠心服務，於是使大家對他信任起來，漸漸他的責任和職務也就加重了，在邱家祠堂他算是頂出色的一員。

劉大嫂對丈夫這種成天在外頭盪着的事實是不能了解的，每天夜深敲罷三更劉大才歸來睡覺。小廚司也一樣。真是老子不成器兒子學不好的，問又不敢問因為劉大最討厭女人管閒事，說廢話。算了，隨他去吧，反正自己吃自己的飯，做自己的活得啦。抱着這種人生觀的劉大嫂，就少生氣。

(11)

星期六這天，劉大回來的比較早，太陽還沒有下山。劉大嫂雖然沒敢說什麼，臉上可表現的有點不高興；因此劉大以為老婆的悶氣要發作了，為避免吵嘴計，也就什麼話不說，拿了煙袋連忙到麥地裏去。麥已經全出芽了，劉大看着怪喜歡的。這時二姐騎着牛走過來了。

「爹，二……二爺……在……在生……生氣」！這孩子一句話結巴了幾次才說完。

劉大沒理她，二姐搭訕着走開去。真的，吵鬧的聲音越來越兇，幾乎全村人都能聽到。劉大有些好奇了。「這老頭子又發什麼瘋呢？」想罷，便禁不住移動脚步，繞過一條小溪，在劉二叔家的對面小土坡上蹲下探望。這時劉二也來了，劉大問他：

「二叔生誰的氣？」

劉二搖了搖頭說：

「真太不像樣了！那寡婦前幾天跟張麻子進城，告爹說是去給縣太爺公館幫兩天工，因為縣太爺娶媳婦。誰知一去不返，今天爹進城去找張麻子了，張麻子說縣太爺把寡婦送給日本皇軍老爺了，於是惹得爹回來就鬧，這還能怨誰呢？」劉二的話剛講完，一陣「嘩」「卜通」！原來是劉二叔把桌子，飯碗，都一腳踢了個乾淨。

劉大嘆口氣。

「唉！我早看出張麻子那傢伙不是好東西，二叔偏信任他，却他交朋友，如今却上當了！」

「可不是：老頭子不聽勸，巴結張麻子，還不時進城去見日本兵。真不覺他是什麼心思？日本兵在城裏殺人放火搶女子的事，他也不是不知道，但他們只要給他一點好處，就被哄住了，這樣糊塗的人真沒辦法。」

聽了劉二的話，劉大覺得到底這是一個明白人，可是究竟不敢隨便向他講什麼，只輕輕拍了拍劉二的肩膀說：

「只要你能放明白些，就好辦，可千萬不要聽老頭子的話跟張麻子那些人來往。」

劉二感激地點點頭。劉大這才過來拉了劉二叔一把。

「二叔，幹嗎生這大氣呢？自個的身子要緊。」

劉二叔先前沒作聲，停了會才憤憤地罵道：

「他媽媽的，向皇軍老爺獻好爲啥不拿自己的老婆獻好？王八蛋縣太爺也仗勢欺人，張麻子這畜生，非揍死他不行」。他罵我，欺侮我！劉二叔說着，怪傷心的樣子。臉上的汗，流到嘴唇上，咽了

「口茶，撮了一把鼻涕到地上。」

「您歇歇吧，二叔，也許過兩天二嬸就會回來的！」劉大邊安慰着邊扶他到房裏睡下；然後走出來，聽着劉二的媳婦在唧噥：「什麼可走了個瘟神呀，什麼像服侍祖宗樣呀！」劉二也撅着嘴抱怨。劉大悄悄向劉二說：

「老頭子的事不要向外面談論，多丟人！」

劉二「嗯」了一聲。

這時，黃昏籠罩着大地，晚霞映在小溪的水面上。劉大踱向自己的家，老遠就看見老婆坐在門口吃飯了，這現象很少，因為劉大嫂都是等着向劉大一塊吃慣了的，今天這麼一來，劉大真有點不安了，只好搭訕着走進廚房，盛了碗飯端到菜園裏。想着：老婆溫柔了一輩子，難道這會還要變脾氣嗎？可真摸不着頭腦了？把邱家祠堂的實情對她講了吧，但，這是天大的機密事件，女人家聽了不懂，一個不小心講了出來就破壞了全部工作，算了，活該讓老婆嘔氣，反正自己不虧良心。

菜園裏紅蘿蔔長得很茂盛，包頭菜也快發育好了。今年的冬天劉大以為準不愁菜蔬吃的，於是順手撈了些水蕒在上面，又捉了捉菜虫。勞動得有些疲倦了，踉蹌着回去捫頭就睡。唯恐老婆起來詢問，好像欠了幾倍大筆債似的心怯。

(111)

第二天，劉太一覺睡失明了，吃早飯也沒人叫他，直至一陣嘈吵的聲音把他從夢中驚醒，正預備起身，二嬸慌慌張張走過來，伏在劉大的耳上輕輕說：

「爹！……來……來了！……」……「越發結巴了，因為二嬸嚇得還在發抖呢！劉太不耐煩可是不能不

按住火頭聽下去：「一……一……人，要拉，拉你去，說，說是……是縣……太爺……叫……進城。」好容易說完這一段，劉大正要起身向外面走，二姐連忙攔住他，「媽……叫你……快……快從……後門躲到竹……林去！」這一下二姐急的說得暢快多了。

劉大只好匆匆逃出後門，向竹林溜去。

一羣人沒找着劉大，說是明天再來。還厲聲把劉大嫂叱罵了一頓，隨後又到劉二叔的家。

劉二叔正在寫了點小事責備劉二，這時張麻子持了張縣長的手諭走進來。

「劉二哥，縣長有令叫你派一個人到衙門裏去作點工作，還有錢可以拿的。」

劉二叔一看見張麻子就想起了老婆的事，而且又是什麼縣長的命令，於是氣上心頭，向張麻子冷笑了笑說：

「哼，你們的狗心腸我全知道了，不還我的老婆。老子總不會干你的，」說着劉二叔挽挽袖子就預備打起來，張麻子的夥計們立刻執起了槍，而張麻子自己却把一張五元鈔票放在劉二叔的手裏。

劉二叔望了望錢，望了望槍，又心軟，又心怯，但可不能立刻示弱，裝作是無若然地連理都不理。

「哼，劉老二！你也得識點抬舉，縣長賞你五塊大洋是看得起你，把你的老婆送給皇軍老爺也是抬舉你，你這樣伙要是不知好歹，可也沒什麼，只不過保甲長幹不成了，還要當心點你的老性命。」說着張麻子立刻把口袋中的白朗甯拿出來示了示威。

劉二叔瞟了那玩意一眼，怪害怕地向後退一步。

「好險！算我門不過你姓張的。」劉二叔說着聲音有些微顫。

「明天還要叫你的姪子劉大也進城去，今天先叫你的兒子跟我去！」劉二叔「嗯」了一聲。於是用力叫着劉二的名字。

劉二嫂才生了孩子不到三天，在隔房裏竊竊得很明白，心裏有些害怕，明知道跟那些人到衙門裏去沒有什麼好事，於是就叫劉二藏在屋裏不出去。

「老二！剛剛還在這裏又上那兒去了？」劉二叔正好一肚子氣沒處洩，這會就借著這大發雷霆了！

「夥計們也幫幫忙搜搜呀！」張麻子的命令一下，於是大家動起手來。

沒多大會劉二被挾出來了，劉二叔一眼瞧見劉二，忿忿地打了他一拳。

「媽的，老子喊了你半天，你就沒聽見嗎？快跟他們進城到衙門裏去！」

「幹什麼呢？」劉二問。

「做幾天活，給你工錢！」張麻子說。

「我不去，我不要什麼工錢。」劉二堅決地回答。

「媽媽的，這時候你在家也沒事做，出去掙點錢為啥不幹？」

「但是，你不知道她才生產三天嗎？」

「三天？」劉二叔冷笑了下。「難道我養你是叫你光侍候老婆的嗎？快給我去，不許你多說！」

這時候劉二已經不能自主地被幾個人拖住了。等劉二嫂趕出來時劉二早已走遠了。於是她傷心地流下眼淚，嬰兒也在房裏哭，不敢質問公公，只好頹喪地回到屋裏。

劉二叔撫着鈔票笑笑，回憶回憶張麻子剛才講的話，究竟有道理，縣長不是抬舉咱，怎的偏把咱的老婆送皇軍老爺？對！這樣一來，倒可以鑲上一門貴親了。想到這兒，老頭子又開心起來。

劉大在竹林裏一切看得很清楚，心底怨恨着劉二叔老糊塗了，把自己的兒子往火坑送。又担心里明天主會拉到自己的頭上來，於是連忙跑回邱家祠堂報告這種情形。一個年青人告訴他：這是鬼子兵叫漢奸

做什麼勾當，必須要小心偵查點才行。

「我們決定在最近的將來，把鬼子漢奸一齊殲滅，在華北要幹成一次總攻擊。」說著，一個年青人的額上青筋暴出來。

「是的，我們等到一切都籌備好了，就可以總動員進攻。」另一個青年說。

劉大聽得興奮的跳起來。

「我也得跟他拚命！」劉大說罷，兩個年青人都笑了。

「我想，你以後就住這兒吧。」則可以幫我們工作，二則也可以避免他們去拉你」。年青人的話使劉大猶豫了會。想到老婆，但究竟克服不了信仰，於是就決定地答應了。

「好！我今晚就不回去了。」

(四)

這些日子劉大嫂過得很熬煎。丈夫成天不能回來，爲了張麻子找不到劉大，要叫把小廚司交出來，劉大嫂於是連小廚司也不讓回來了，家裏只剩她和二姐兩個人。小廚司每到夜深才回來看養母親，使劉大嫂還稍稍得到點安慰。

這天晚上，趁着朦朧的月色，小廚司又預備回家了，剛走出娘娘廟，聽見遠遠的軋軋聲音，有幾輛汽車飛駛而來。小廚司連忙回到高坡吹起口哨，召集了十多個弟兄，和隊長，每個人帶着手榴彈，來隔槍，跟着小廚司越過一條河，伏在近公路的旁邊高坡上，下面是泥濘，上面是叢草，蟋蟀在他們耳邊叫，叫李銀的一個影子。「噓」了聲，但是蟋蟀並不理這個，李銀急了，用力照着聲音處拍了一來，這倒使小廚司真的「噓」了他一聲說：

「是運糧車，從天津開來的，八成是送軍火到保定去。」

「對！汽車上還插着太陽旗呢！」另一個小夥子說。

「噓！大家聽命令，不要亂動。」隊長嚴肅的口風。

於是，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準備好把每個手榴彈的引線勾在食指上；看着，看着，汽車駛過來了，兩個火紅的電燈射到這蘆葦叢上，小廚司第一個仰起頭來用力把手榴彈擲出，接着「轟隆」，「轟隆」連聲響。汽車炸成碎片，震撼大地地動盪，人的呼救聲，血難掩沒開槍聲。

「後面一輛想逃，快趕上去呀，弟兄們！」

這時小廚司發現了機關槍的來源。

李銀連忙追上前面把手榴彈扔過去，正好汽車剛預備倒頭，這一來給炸得碎片，但不提防一顆子彈飛來，打李銀的腦額擦過去，李銀覺得頭昏了起來，接着倒下了。小廚司看見時，急忙跑來攙扶他。這時，兩個人影蠕動在樹蔭中，小廚司立刻瞄準了射十幾顆子彈，看見沒動靜了，隨即來尋覓，只找着一個翻逃未果的中國司機人；另一個給跑掉了。這個還沒有死，只在肩上腿上中了幾槍。小廚司把他捉住，再來看望李銀，已經是微微一息了。

「李銀！你覺得怎樣了？」

李銀只搖搖頭，沒說什麼。小廚司連忙叫一個弟兄背着他送回娘孃廟。

同時，王隊長正帶了弟兄在搜索敵人的六七部軍轎！上面裝的子彈箱許多都被炸了，弟兄們只揀出了一二百支來補槍，當下小廚司主張大家拿回去給每個弟兄分一支，尤其揀了支小自來水槍，預備回去給李銀。

狗一個勁狂吠起來，漸漸聽見有人聲走近來了，小廚司等迅速地回到娘孃廟。

「這是你的勝利品！」小廚司把小白期放到李銀手裏。

李銀微微睜開眼睛，向小廚司報以欣慰的微笑，親切地握住了槍柄。

小廚司看着李銀的傷勢很重，又沒有醫生，頭上還老流着血，王隊長用白布替他包扎起來，可憐沒

候到天明就完了！

第二天大家都很愉快的慶幸着這次的小小勝利，只有小廚司爲了伙伴的犧牲却悲哀萬分。據調查這

次一共斃死了鬼子十多個，五個中國司機人，一個活俘虜。

王隊長把俘虜提出來審問。

「你叫什麼名字？幹什麼活的？昨天晚上運糧車預備開到那兒去？都要講實話，免得吃苦頭。」

司機人匍伏在地上，苦痛的臉上凸起了憤慨的筋脈。半晌，才顫慄着說：

「我姓吳，從前在二十九軍運輸部開汽車，後來從北平退出來被鬼子捉住了，逼着我仍舊跟他們開運輸汽車，沒辦法只得服從，老想打擊敵人，可是老沒機會。昨天晚上從天津跑出來，叫往保定府一帶，聽說那邊被中國游擊隊佔領了，他們所以要運子彈去接濟。這全實話，請你們相信我，是容我把傷養好以後，決計不走，我要跟你們工作，替國家出點力，實在我太慚愧了！」

王隊長看着這人還誠懇，也就答應下了。

「只要你能真覺悟，現在替國家出力也不晚不過從此不能再離開這兒一步。」

「是！我不要家了，不要老婆了，只要能讓我有貢獻的機會，抗敵報國就是我一的一切。」姓吳的說着說着，不禁苦笑了下。

「這人說話怪文氣的！」小廚司說。

「我讀過書，我本來是一個初中學生考取駕駛員的。」

弟兄們於是都羨慕地伸了伸舌頭。王隊長立刻命令把他抬到自己的床上，讓他好養傷，這更使吳感激到說不出話來。

李銀的死，使小廚司幾天都不會開顏說笑，心裏老忘不了他的友伴，尤其那支從李銀手裏拿下來的小白朗甯，只要他一看見了，就想落眼淚。

「小廚司變成娘們了！」弟兄常這樣打趣他。倒是王隊長很嚴肅地勸慰他道：

「死亡在戰場上是免不了的，但這種爲民族犧牲的偉大的死亡，不惟不應悲傷，而且應立志繼續死者的精神，替死者報仇，才對得起這光榮的英靈！小廚司，你要紀念李銀，須用你的血去紀念，不要用眼淚紀念。」

小廚司兀地被激醒了，熱烈地高舉起左手，還緊握清那支小白朗甯，悽聲地說：

「是的，我要發誓替李銀報仇，我要用血紀念李銀！」於是響起了大夥兒的一陣鼓掌聲。

(五)

小廚司把這次的勝利報告到邱家祠堂，這兒的弟兄們都很快活，最是劉大高興的很，年青人們也都誇贊小廚司有功。劉大更感到的無限的榮耀。

小廚司乘著興奮又去看望母親了，離家還有幾十步遠的樣子，聽見屋裏有吵鬧聲音。小廚司捏腳捏手走到窗底下，借著裏面的燈光看進去！

劉二叔，張麻子坐在上面，還有幾個兇惡的武裝警察。在東張西望地。

「求你們同去向縣太爺說點好話罷。」劉大嫂顫聲嚶嚶向他們哀求：「小廚司確不是壞人，他不會幹那樣事，他天天晚上都回家睡覺，從來也沒有在外面過夜的，張老爺，恐怕是看錯了人啦！」

「什麼話！」張麻子用力拍了下褲子說：「我躲在樹枝上，親眼看着他那個開汽車的人捉了去以後，我才逃回來；他明明是游擊隊的人，今天你不交出他不行，上頭我也交不了命令。」

「二叔，請您老人家替我說個情罷！小廚司實在不是壞人。」說着說着劉大嫂不禁跪下去了。

劉二叔看看張麻子那副難看的臉色自己也明知道惹不了他，所以只好厲聲向劉大嫂責備道：「你爲甚不把孩子管束一點呢，叫他在外面爲非作歹地。張太爺說親眼看見是小廚司用槍人打，這還能假嗎？叫我又怎能說情呢？」

「劉老！」你是保甲長，限你三天把小廚司交出來，不然，連你一塊帶到衙門去見縣長，當心着點！」說罷，張麻子一羣走出來。

「不過，總得請您到上面去講點好話，他實在冤枉！」劉大嫂還拉着張麻子的衣服懇求。

張麻子氣沖沖一脚踢開劉大嫂。

「媽的！老子的命就差點送給那王八羔子斃了，現在還要來求我講什麼好話。」張麻子揚長而去。劉二叔爲了這事影響到自己的頭上，也怪火氣的，

「你想相看，他有多大的胆子？竟然敢把皇軍司令部的汽車都炸毀，這還了得嗎？不管怎樣，在三天以內你得把他找回來，不然我也吃不消，這種土匪兒子也要不得的。」說罷劉二叔也走了。

劉大嫂在地上半天起不來——二姐在一邊傷心哭！小廚司看見沒動靜了，才輕輕拍了拍窗子。

「媽！」

劉大嫂被熟悉的呼喊嚇了一跳，連忙扶着二姐站起來，預備出來尋找聲音；忽又聽見窗上響兩下，

接着一個人影晃過去。劉大嫂急急走出來，

「媽，我在這！」小廚司一邊趕緊扶着媽走到竹林裏。

「小廚司！」劉大嫂親切地撫着小廚司。眼淚不覺流下來。

「媽！您給他們踢痛了嗎？」小廚司也哭了。

劉大嫂搖搖頭說：

「不要緊。但是你躲到那裏去好呢？那事情究竟是不是你幹的？小廚司，你要知道他們是鉄面無情的呵！」

「媽，那事情是我幹的，不過，應該明白他們這些都是壞人，因為他們幹了壞事體，用汽車還炮子彈到保定府去預備打我們的同胞，所以我要救咱們自己的同胞中國人，才把他們的汽車炸毀了，媽，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幹的，您贊嗎？」

劉大嫂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只懷疑地看着兒子也不願往下問。

「但是他們捉住你就得要命，你以後不能再回來了！」

「是的，媽，明天起我不回來了，但是他們一定要你交出我怎麼辦呢？」小廚司真擔心媽，因為媽太懦弱了，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

「我對付他們好了！你自己要小心點，因為我就是你這一個兒子呵！」劉大嫂說到傷心處又哭。小廚司連忙安慰媽。

這時狗又吠起來，小廚司怕是有人來了，急忙躲在一邊。

「你走罷，小廚司！告訴你爹也不要回來了。」

小廚司只好踉蹌着向娘孃廟走去。劉大嫂看着兒子的背影直到消失，才踱進屋內。

這天夜，劉大嫂在床上翻復地不能入夢，恐怖，悲哀，疼苦……環繞着她！「這是什麼世界呵！不交出小衙司他們會怎樣呢？」想着，母親的心片片碎了。

(六)

過了幾天，劉大一點家的消息得不到，怪惦念老婆的，可是又不能回來看看她。

大清早起來，別的弟兄都還在好睡，自己心裏太鬱悶，拿了烟袋走到老槐樹腳晒太陽。忽地這漢奸，便丟下烟袋急急追上來！越追！那前面的人跑得越快，劉大兀地計上心頭，拾了個磚頭瞄準了那人扔去，這一下恰撞在那人的屁股上，於是那人倒下去了，劉大趕忙往背後一把握住。

「媽的，你再跑！」劉大累得氣都喘不過來。

那人沒作聲，可是停了一會後，又堅決地拾起頭說：

「你是幹什麼的？」

劉大先吃一驚，再把那人轉過身來一看。

「怎麼？你是老二嗎？」意外的劉大認出是劉二了。

「大哥！」劉二歡喜得說不出話來。「你怎麼在這裏？我就是回去找你的！」

「他們放了你嗎？」劉大看看弟弟這個狼狽的樣子，有些懷疑起來。

「不，我是逃回來的，他們把我拉去積了幾天軍火子彈，昨夜裏我們幾個伙伴偷着跑出來。大哥，我找你有點要緊事商量，咱找個僻靜地方去談談吧！我還要走的。」

「好，我們到龍王廟去坐坐。」劉大這才扶起了劉二。

兩個人邁過後山坡到龍王廟去了。劉二不能坐下來，屁股給劉大撞的還有些疼。劉大看着不怪好意思的。

「撞破了嗎？」

劉二搖搖頭。

「不要緊。」立刻又低聲說：「大哥，你知道嗎？城裏昨天開來不少鬼子兵，他們這幾天要來攻陷這村子一帶了，說是來打游擊隊的。我聽見一個縣長的隨身衛士說。所以我們打算趕快聯絡起來一羣人好跟他們拚，我們幾個伙伴已經有了槍了，大哥，你也願意幹嗎？」

聽劉二這麼一說，劉大真要樂得發狂了。

「老二，你得的消息可靠嗎？」

「那衛士在一邊親自聽見縣長跟日本司令打電話說的。一點也不會錯，那衛士常常跟我商量要逃出來，這回我們幾個跑出來就是他幫忙的，那衛士他恨極了縣長和日本鬼子。」劉二說着往懷裏取出一支手槍。「瞧，這也是那衛士給我的。」

劉大可真不能再緘默了，他用手握了兄弟的手。

「老二，究竟你是有血性的。告訴你，我早不在家裏了，我已經加入游擊隊一個多月了，我們的大隊就在邱家祠堂；小廚司在娘廟前分隊，老二，你也到我們這兒來吧！我帶你去見我們的隊長，他們都是大學生，不過，你們一塊逃出的那幾位呢？他們是真心的嗎？」

「他們今晚約我在這兒等他們，他們都是真心地要殺鬼子，大哥，想不到你也有這樣心雄呢！」劉二也覺得太高興了。兄弟倆於是談論着滿意地走出去。

「現在你隨我到邱家祠堂去見見大夥吧？」

劉二答應了。劉大又告訴他些關於劉二叔的事，還有小廚司那件功勞，也代他表了表。劉二說：「我爹那人糊塗到沒辦法了，我也不願意同去見他。不過，你二弟媳婦怎麼辦呢？還有那才坐下來

的孩子。」老二有些兒難過的樣子。

「不要急，慢慢想法偷着回去看看她。你大嫂還不是一個人在這裏，我一個多月沒敢回去了。」二弟兄倆怪同病相憐地。

到了邱家祠堂，劉大先把這情形報告給一個年青人，接這年青人又轉轉問了劉二一遍；於是，大家都認為這事實有點兒嚴重了，立刻派劉大到太行山指揮部去報告。一面加緊通知娘娘廟，雪村各分隊人積極準備起來。

劉大離開邱家祠堂，問路過土地墩，小廚司忽然跑得氣喘吁吁地趕上來。

「爹！爹！」

劉大只好停住腳等着他。

「爹，你到那兒去呢？」

劉大把過着劉二的事告訴他。

「這兩天怕就要動事啦！你在娘娘廟要留神點。」

「爹，媽也不知怎樣了，聽一個村裏人說，張麻子把她拉到衙門裏去了，不曉得真假，我想今天晚上去看看。」

劉大半天沒說話，心裏好像有多大苦痛樣。由懷裏取出旱煙袋吸着。看了看兒子憂愁的臉色。

「小廚司，你也得小心點，你媽，她是女人家，大概不會有啥事情，可是你，就太危險了！」

「不過我總不放心她老人家，我今晚一定去看看他。」小廚司堅決地說。

「好吧！我今天夜裏才能回來，你明天到邱家祠堂去找我。」

劉大說罷就走了。

小廚前看看爹消失在土地壩後面，心裏不禁百感交集，一步步踏着淒楚的調子走出來。風習習地吹着，落葉飄飄地飛着，響成「殺殺」的聲音。原野是枯燥而冷靜地。

一兩個牧童騎在牛背上，三五个農夫在麥地巡迴踱着。看起來好像很幽閒，其實他們的心裏却都積着許多難題，此如：將沒有好收成啦，怕虫蚊壞麥疏啦，更怕——鬼子佔去他們的家鄉。

「呵！這是甚麼世界呢？」小廚司望望寂寞的四週自語着。心中突然覺得辛酸起來。這時眼前亮了一下，像是扯閃。天空中黑雲追逐着白雲，由雲向前邁，可是黑雲不放鬆，白雲因此忿怒地向黑雲衝了個滿懷擊。

「通！」

於是雷響了，把沉思着的小廚司嚇一跳，連忙加緊了脚步——可是走到那裏是太平窩呢？——這思想一直在小廚司的腦海裏滾着：「號。」

回到娘娘廟，王隊長正在向弟兄們講作戰的技術，小廚司懶得去聽。呆在屋裏來回打轉，瞪着眼睛看燭淚滴下去。媽，國家，這兩個問題一齊咬着他的心。

「媽會出什麼岔子嗎？」這樣想着，就有些不安了；他愛媽，他也愛國家，國家完了，什麼都完了，可是沒有了媽呢？也什麼都完了。他長了十八歲了，從來不會離開過媽，這些天已經够使他難過了，若是媽再有個好歹，天！小廚司一定會發瘋！會發瘋！

小廚司再也等不到敲三更了，忽忽地兩脚併成一脚地向家跑，看看離得近了，屋裏沒有燈，「媽已經睡了嗎？」這樣想就走到窗前來敲了兩下。「砰！砰！」——沒有聲響，再敲重幾聲——仍沒有動靜。

小廚司急壞了，禁不住就叫起來：

「媽！媽！媽！」

「……………」沒有回應。

「二姐！二姐！二姐！」

「……………」也沒有回應。

「天！她們上哪兒去了？」小廚司的週身血管都漸漸澎湃起來，至於快要崩烈。這時，他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安危，用力將門推開，黑漆漆地，看不見一切。但他能熟悉地向裏面摸索着——床，空空地，剩下一堆草，棹子上，媽的鏡子沒有了。做針線的簞子還安放著；自己的坑，只摸到二姐的一隻鞋；……！……！呵！事實令小廚司不能再按捺了，他剛要跨出去呼喊，忽地一盞燈慢慢走過來，他幾乎是狂喜地，以為劉大嫂回來了。他正欲撲上去擁抱時——劉二叔的面龐呈現在眼前，小廚司怔怔地倒退了幾步，劉二叔順手把燈放到棹子上，一雙嚴厲的，可怕的眼睛直瞪着小廚司，小廚司終于抑壓不了這種大恐怖的威脅，他像瘋子樣，用力抓住劉二叔的臂膀。

「……………」二爺，我：我嗎呢？」

劉二叔立刻推了他一交。

「你媽，你媽替你去死了！」

小廚司像被刺了一刀，但再爬起來緊緊拉着劉二叔的胸前。

「你！……！你！……！你！……！說！……！說！……！什麼？」顫慄地，沮喪的語聲。

「你媽交不出你來，因此皇軍司令部，就命令縣長，縣長又命令張麻子，張麻子更壓迫我把你的媽交出來，於是你媽就去替你換了槍斃！」

「挨——槍——斃——」小廚司沉重地噙着這四個字。他沒有哭，他的週身只管顫慄，他把兩手抱住了自己的頭顱搖搖，再睜開了血紅的眼睛。

「那麼二姐呢？」他在錯綜的神經中想到了二姐。

「二姐，二姐給皇軍司令部送到日本國去了！」

「好！好！好鬼子！小廚司咬得牙齒齧，用力一腳踢翻了棒子，燈火於是跌下去，熄滅了，像衝鋒樣，小廚司剛好跨出門檻。一隻粗壯的手緊抓住了他。

「上那兒去，司令部還是要交上你的！」劉二叔嚴厲地說。

小廚司發狂地打了幾個「哈哈」，似冷箭般的笑聲直刺入劉二叔的肺腑。他不禁抖了下，又變成軟弱的聲音道：

「小廚司，交不上你，我也是活不成的！」

「你，」小廚司忿怒的說：「你還給我的媽來！只要你能還給我的媽，小廚司就可以讓你交上去；否則，否則我得要你的命！」小廚司右手已經取出了小白朗寶觸住了劉二叔的心。

劉二叔怕了，他連忙哀求着：

「小廚司，你總得念一點骨肉情誼呀！」

小廚司更惱了。

「你念骨肉情誼，條件麼逼着我媽去受刑？爲什麼還要交出小廚司？這是你念骨肉情誼的表現嗎！告訴你，像你這種日本鬼子的漢奸的走狗，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你喪心出賣了國家，出賣妻兒子女，出賣自己的人格，你以爲這樣你就可以發財嗎？呸！你作夢，你老糊塗，你將是死無葬身之地！」這一陣惡罵使得劉二叔啞口無言，雖然他不懂得什麼叫「漢奸」，什麼叫「走狗」，什麼叫「國家」，可

是他知道自己餓是在給縣長，張麻子等欺侮着的，他的老婆，兒子，不錯！都是爲了他們給他幾塊錢而出賣了，想起這，他不能不怨恨太愛錢，太不識好壞人。

「小廚司，我是不得已的，張麻子他們用槍對着我嚴迫幹壞事。只要你能饒我，以後我決不再跟張麻子他們來往就是了。」劉二叔一生即壞在愛錢和怕死上面。

小廚司沒有理他，只狠狠地離開他向娘娘廟走去。

夜是那樣陰沉寂靜，好像遍佈滿了「死」的氣聲，絕大的悲哀充塞在小廚司的心頭，終于他壓抑不住地哭了，眼淚滴成串子，直到他的神經失去知覺。！——

(七)

約換了三更時候。小廚司被一陣濃厚的煙霧熏醒來，他微微睜開朦朧的雙眼；屋子裏昏暗地，屋外面也是霧騰騰地，還加着雷鳴電閃，像就有什麼不平凡的事變要發生樣，小廚司忍不住地，去打開窗子，猛不妨沖進了一股強烈的黑煙，使他嚇了起來，趕忙再到隊長室。他們還都正睡着。他焦灼地走出去，天！後院大廳已經冒着兇兇的火焰，正烘烈地燃燒着了。小廚司連忙吹起集號來。

「打，打雷！」

於是大夥們都警醒起來。立刻全隊的伙伴緊張地準備了各人的武器。由隊長領導支配好了防線。這時槍聲已很清晰地聽見了，狂妄的颶風更助着火勢；接着，一個手榴彈擲到院子裏炸了。

「糟了，敵人來偷襲了。」小廚司絕叫着。

王隊長預備衝出去時，門外響着一片槍聲。

「我們被困了！我們被困了！」

眼看裏面的屋子要燒起來。外面又被敵人包圍着，這情勢顯然是很危險了，小廚司一面令弟兄們趕快去撲滅後院的火，一面自己帶着弟兄們堵住大門和外面的敵人對持抗戰。

可是這樣相互對擊了六七百發槍砲，事實上小廚司這邊已不能支撐了。

「衝出去肉搏吧！」是姓吳的那個司機提議的。

「對！上刺刀。」王隊長的命令一下，弟兄們都一齊上了刺刀。

「跟着我衝出去殺呀！」小廚司第一個高舉起刺刀衝出去，右手還緊握住李銀的小白朗霰。

「殺！殺！殺！」

一羣英勇的健兒都跟着拚上去。與敵人開始了肉搏，小廚司躍在土墩上把一架機關槍的槍手殺死，於是他向着一排正前進的鬼子掃射。

「批批拍拍！批批拍拍！」

小廚司看着敵人死在自己的槍下，也看着自己的弟兄死在敵人的槍下，他痛心地擲了一支手榴彈向

敵陣去。

「轟！」敵人的血肉賤成落花流水似的。

「哈哈！」小廚司得意地狂笑。正這時，忽的後面飛來一顆子彈，穿過小廚司的心口。他哀叫了一聲

倒下了，隨後一個敵人預備來奪取這架機關槍，但是猛不妨一刺刀送進敵人的腦後。敵人死了，這勇

士趕快扶起小廚司。

「小廚司，你！——你覺得怎樣？」是吳的聲音。

「不！——不要緊，快！快開槍，快打鬼子，不要管我！」小廚司顫聲地說，吳只好沉痛地放下他，繼

續再開起機關槍。

可是無論怎樣，抵不過敵人的兵力雄厚，看着看着就要失敗了，然而王隊長還叫着：

「不許退，不退許。」

弟兄們踏着犧牲者的血只有抵抗！抵抗！太陽從東方也昇起來觀戰了，雷電均已停止。正是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忽然西南方起了一陣蓬勃的喊「殺」聲，原來邱家祠堂的救兵來了，敵人立刻恐慌起來，預備退，可是四面已被遊擊隊包圍得緊緊的，於是一場激烈的血戰展開來，一羣羣生力軍的鐵兒迎敵衝鋒，不到片刻工夫，敵被殲滅，慘敗，這時一個年青人的領袖，揮着一面國旗，發出命令來了！

「我們不用浪費子彈了，要繼續衝鋒，繼續抗戰，我們要在華北插遍了青天白日的國旗！」

「對！我們要收復華北境內的一切失地！」是劉大站在高處的呼應。

「劉大哥，你來了！」有些兒狼狽的吳，驚喜地跑來抓住他。「小廚司受傷了！他叫把這支白郎甯交給你。」說罷他把小白郎甯遞給劉大。

「怎麼？他受傷了！他現在那裏？」劉大接着小白郎甯裏起了不尋常的恐慌。

「我把他背到龍王廟裏面了！」說着吳帶領他向龍王廟奔去。

龍王廟是黑漆漆地，吳把劉大的手放在一個血淋淋的頭上——

「啊！」劉大驚絕地叫了聲，絕大的悲哀壓倒他。——

「小廚司！小廚司！」

「早就沒有氣了，因為槍是打心上穿過的。」吳的話使劉大失望地昏倒下去，良久，他才甦醒，但發狂地哭了……

前進號響了，吳硬把劉大拉起來。

「劉大哥，鬼子殺了你的兒子，你應該替他報仇去！不應該這樣僅僅悲哀！」

劉大先前沒作聲，隨後有些意識到了，他把牙咬得「唧唧嚮地」說：

「是的，我要報仇！」

鐵的隊伍在行進了，劉大仰起頭，握緊小齒朗甯，眼裏流下了辛酸的淚！

「哥！」忽地傳來熟悉而親切的呼聲。

劉大遂掃視一下左右，原來是劉二在旁邊。

「你還……好……吧？」劉大感到一種無上的欣慰，緊緊地握住他。

「哥！」劉二的眼在發光，好像有偌大的得意事樣。「我，我殺了兩個漢奸！」說着，是怎樣沉重而愉

快。

「呵！是那個漢奸呢？」劉大不禁爲劉二的愉快而愉快。

「張麻子，他正要強姦我女人時，給我把他槍斃了。大哥，你猜還有那個是誰？」

「是……，我猜不清。」劉大想了會真想不到。

劉二笑了，似苦笑，似冷笑，是得意的笑，也似悲憤的笑，劉大却看着他很異起來。

「是我爹哥！」說時劉二是無若然的神情。

「什麼？是二叔！」劉大吃了一驚。

劉二點點頭，臉上隨後露現了激動的表情，低聲地說：

「大哥！也許你還不知道，大嫂爲了小廚司的事已經被張麻子和我爹他們把她送到縣衙去給鬼子殺

了！我們打到雲村來的時候，他還跟他們放信號呢！所以我恨極了，就把他一槍打死。」

「對！」劉大不禁深深被感動了，「你有種，爲着國家民族你能丟開父子私情的關係，真算勇敢極

了！老二，小廚司在泉下也佩服你的，你大嫂也會感激你的！這時劉大的眼睛又在發亮，淚珠卜搭塔

掉下來。

「大哥，不用難過，小廚司爲國家死了，是光榮的，大嫂死了是幸福，活著還更沒辦法，我女人就不知道在家裏怎樣過活呢！」這麼一說，劉二也有無難過的樣子。

「跑步衝！」

一個命令使大家又興奮起來，劉大劉二相互會心地笑笑，接着雄壯的歌聲，調和了嚴肅而緊張的步伐。

「武裝起來，武裝起來喇！勇士們！前進！前進！我們萬眾一心！」

把鬼子趕出華北境，

怕什麼，我們用血，用肉拚！

勇士們，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好子孫，

我們要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們快快殲滅敵人，

武裝起來，武裝起來喇，勇士們！」

太陽微笑着看着他們，英勇的一羣又衝向長辛店襲擊了。他們凡經過的地方，都重新插上了青天白日

的旗，他們吶喊著有力的口號：

「華北是我們自己的！」

「中國遊擊隊萬萬歲！」

原野怒吼了！華北的秋在活躍中。

血 恥

(一)

今年的收成總算有九成，青楊村的農友們都很滿意地感謝着上蒼，雖然四週密佈着戰雲，甚至連近距幾十里的縣城就有了鬼子，但終竟是住在山寨裏安全，偶而聽見幾聲槍聲，誰也不在意。

「要是城裏不打仗，準可以多留點現錢。」

「鎮上不是一樣嗎？」

妻把丈夫扎好的稻草捆起來。

「鎮上，鎮上一石稻只賣十塊錢。不賣錢，娶妳的時候還借了丁四三十塊錢，插秧和打稻都是借錢雇的短工，媽媽的，這不都費用錢嗎？」說着說着，小馬有些起火，狠狠地把一扎稻草扔到妻面前。

妻沒敢再作聲，不安地嘆了口氣。

「阿珍，你學又吵什麼呀？」左奶奶在屋子裏叫起來。

妻向丈夫擡擡嘴，丈夫伸了伸舌頭。

「沒有什麼，奶奶！是小馬在唱歌。」

小馬嚙地又笑了，接着把捆好的一捆稻草挑起來。

「妳在家好好侍候着奶奶，我先挑這担去鎮上賣，順便打聽打聽稻谷漲價沒有？晚上回來給妳帶瓶生髮油。」

「不要買生髮油，只買點刨花就行了。」阿珍就怕多花錢，尤其是爲了她。

「嘻嘻！真知道節儉。」小馬不禁開心地摸摸阿珍的下巴。阿珍羞答答地垂下了頭。

「妻是美的，水汪汪的眼睛，彎彎的眉……」小馬走着想着，心裏就充滿了驕傲的愉快。

「媽若是活着，爹若是在家裏，一家人過着多幸福呢！」

「天不睜眼睛！窮就夠了，還要加這許多災難在身上！」

——每次想到這些，小馬就只有咀咒。

到了肖鎮，打聽得稻谷並沒有漲價。愁悶地在街上賊了半天臊子，劈了半天腿，出了滿身汗，稻草才賣到兩角錢。照着妻的話：只買了二百錢的刨花。又割了半斤熟鹹肉。小不了還得給奶奶買半斤白糖。

「喂，小馬！是回去嗎？」

小馬吃一驚，回頭尋覓——是林鳴這小夥子。

「是的，我就要回去。你來趕集的吗？」

「不，我來找朱三的。我們一道走吧！」

於是，歸途上兩個人便開始了談話。

「聽說，這幾天城裏又在殺人。」林鳴說：「而且死的都是些年青學生。唉！這時候活着真操心；前夜裏竟有一股鬼子竄到鎮上來了，但是給我們的人又打回去啦！小馬的眉頭立刻緊皺起來。這時」羣鳥鴉叫着從他們的頭頂飛過去。

「呸！」他們同聲向空中啐了一口。

「雲中山的情形怎樣了？」小馬憂慮地問。

「雲莊一帶的人都加入了。他們都已經覺悟自己應該保護自己家鄉，運送天正線藥，打靶子。」

「咳，小馬！」林鳴接着說：「昨天×軍又送二十箱手榴彈，兩百多步槍，等把李蒙寨，蘭村的人聯結好以後，拍不打通城裏去，把鬼子趕的乾淨！」說着，林鳴不禁興奮地拍了拍胸脯，並擺起右手的大姆指來示威。

「只是，得防備！點」小馬特別重聲地囑咐林鳴。

林鳴點點頭。

「方叔叔有信息沒有？」

小馬深深嘆口氣說：

「兩月多了，怕已經給鬼子殺了嘍！但是又聽說被鬼子拉去替他們到前線打中國軍隊了。提起這我就想捉住張老頭的一家報仇，都是他七說八勸地把我爹說轉了的。」

「可不是嗎？村子裏阿貴的爹，尙運的哥哥，王大伯的兒子：他們不都是被張老頭帶進城就回不來了嗎？可惜那傢伙逃了，他無異是換好。不過這年頭也不能光想賺錢，在鬼子的勢力下，還能作生意嗎？老窩着城裏能賣出價錢，怎不划算計算，二担菜，一挑谷子值的多呢，還是人命值的多？真太糊塗了！」林鳴露出抱怨的口氣，小馬覺得怪難堪的。

「可不是，我爹不知道鬼子的利害，信了張老頭子的話，以為還像太平年景一樣，可以多賣點錢貼家用，所以挑了些雜糧進城去，那時候稻子還沒收下來。誰曉得就一去不回返呢？媽的，我一定得跟鬼子拚命，這個仇不報，死也不甘心。」小馬說着恨得咬牙齒。

林鳴溫柔地安撫他：

「總有一天我們把鬼子打出去的，老哥！比你受害的人還多着呢！想開點。」

小馬欣慰的笑笑。兩個人於是無聲地邁開了大步。

「趕笨了嗎？小馬！」阿貴的老婆正在田裏放牛。

「是的，大嫂！您種的芝麻已經開花了呀！」說着，小馬穿過芝麻地走近阿貴嫂的身旁。

「花是開了，可是蟲很多呢！」

「阿貴哥不在嗎？老伯伯有信沒有？」

「阿貴就爲這事去我張老頭子了。唉！怕已經不在了！」說着，阿貴嫂牽着牛站住了，眼睛在瞞到小

馬竹籃裏的一堆刨花。

「嚙！」她推推小馬肩說：「給新娘買的啊？」

林鳴一邊望着她那羨慕的神情笑了。

「來，先別眼紅，我當家送你一些！」說着林鳴就抓了一把給她。

「你倒會拿人家的東西做人情！」阿貴嫂不好意思去接，臉也轉了過去。

「沒關係，大嫂！這不值什麼。」小馬又多加上一些遞給她。「還很粘呢！我剛才用唾沫試了試的。」

「正好呀！」林鳴調皮的說：「把頭髮洗得光光的，好叫阿貴哥瞧！」說着又特別做了副鬼臉給小馬。

「給誰瞧都行，只要不是日本鬼子和油嘴頭林鳴。」阿貴嫂假裝地更「啞」了一口：「小馬，我真喜歡

你，這村子裏只有你老實！好罷，謝謝你的刨花了！」

「不要客氣，大嫂！」說罷小馬先走了一步。

林鳴又輕聲向阿貴嫂耳裏挑戰說：

「我一定得告訴阿貴哥，說你喜歡小馬，想嫁小馬！」
這一下阿貴嫂氣得立刻伸過手來要打他了！但是林鳴已經跑開了好遠。

太陽漸漸下了山，翻了幾個坡頭，在老槐樹旁他們分路了，各自回到各自的家里。

阿珍煮好了菜飯在等着丈夫。方奶奶已經先吃罷去睡了。小馬走到他的床前，把白糖放在她的床頭。

「奶奶，稻草費了一挑，我給你買半斤肉，還有鹹肉，留著你明天吃罷！」小馬總是很恭敬的樣子。

「你倆也拿點吃呀！」方奶奶撫着小馬的頭，起皺的臉上展開了笑容。

「我們不要，奶奶！」說着，小馬就急忙跑到廚房裏。

把刨花交給妻，阿珍快活地接着，眼裏放出靈情的光。

夜裏突然下起很大的雨，雷聲把阿珍從夢中驚醒。

「我怕！」她偎緊了丈夫。

「怕什麼，讓我把窗子關起來。」

可是風偏和小馬作對，關了的窗子又給吹開來，一連好幾次，雨像利箭似的射進屋裏，射到床上，射在阿珍的臉上。

「禽你個祖宗！」小馬不耐煩地狠狠罵一聲，用力把米簍子搬來抵住窗門。然後再睡到床上。

「真是天有不測風雨呢！」阿珍似乎在囁語。

「也就該天亮了！」小馬說着更抱緊些阿珍。

第二天一早方奶奶就坐在堂屋裏拉長着嗓子嘆息了。可是小馬因為夜裏沒睡好，暫時還正在被窩裏撒

好夢，所以任方奶奶怎樣叫，他也聽不見。最後方奶奶急了，站起來用拐棍一個勁敲着窗子。

阿珍醒了，用力掙出丈夫的懷抱。一邊推勸着小馬，把小馬扶了起來。

「奶奶在喊呢！快起來。」

但是小馬一會兒又倒下去睡了。

「奶奶喊呢——快起來吧！」

小馬毫無所聞地，翻了個身仍舊扯着他的鼾聲。阿珍沒辦法了，方奶奶又只管在外面嚷。

「睡死了嗎？小馬——」

這回阿珍用嘴把小馬的鼻子咬了一口，小馬才驚痛地跳起來。

「什麼事？什麼事？」

「奶奶喊了半天了，叫到田裏去看芝蔴淋澆沒有！」

「知道了，奶奶！」小馬這才一骨落下了床，心裏真可不暢快。揉了揉朦朧的眼睛，疲意地移動了兩條腿。

沒有沖澆，雨水的潤澤更幫助了芝蔴的生長。

「謝謝老天爺！」小馬向着上蒼伸了伸懶腰，打了個呵欠。

這時雨已經停了，空中飛翔着一團團白雲，太陽微笑地從山後面爬出來，金黃色的曙光普照着大地，連小麻雀都在樹枝上歡唱了。

(11)

我已經老了！然而氣候還是熱辣辣地，風把楓葉吹得散落四野，颯颯的聲音，聽着頗有些悽楚的感

覺。每個人的心深處都像蒙上一層霧。

突然的，一陣嘈雜，擊破了這歡的氣氛。顯係有什麼特殊的事件要發生樣，太家的臉上都呈現着驚恐的顏色。

「究竟什麼事呢？」方奶奶坐在門檻上看着人來人往的，但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個原因來。

「總不會是長毛來了罷？」這麼一疑問！却立刻心上起了團愁雲。連忙進去把大門關上。想叫小馬出去打聽聽。

「阿珍，快去叫小馬來！」

阿珍從院子裏答應了一聲。然而在倉屋，廚房，牛槽到處都沒找着小馬。「準又是上雲中山了」，心裏想着便走來告訴奶奶：

「小馬又不在家，什麼事呢？奶奶！」

方奶奶把眉頭皺着嘆了口氣，也沒理會阿珍。

「唉！這孩子簡直不像樣了，近些日子老不見他在家，到底成天出去幹啥？」說着又只好再到外面去喊。

「小馬！小馬！」方奶奶正叫着，恰巧張虎子走過來，也是那麼慌張的樣子。

「你看見我的小馬沒有？虎子哥！」

張虎子搖搖頭不及回答就匆匆而去。

方奶奶沒辦法，扶牆拐棍到處又拉長喉嚨喊了十多聲，走到丁四四嫂門口，遂一把抓住她問道：

「丁四嫂，到底什麼事呢？你知道不？」

「誰曉得清楚呢？只聽說什麼鬼子打過來了，王莊已經開槍了。丁四嫂說着時，聲音有些顫動。」

方奶奶你們預備逃嗎？他們都逃到香山鎮去了！」順勢就指着那一羣逃難的人給方奶奶看。

這一下可把方奶奶嚇得不輕，什麼鬼子，還不就是長毛？她一生最怕長毛，所謂「長毛」，在方奶奶認為：凡是那些殺人放火的強盜就都叫做長毛。

可不是嗎？四十年前，方奶奶還年青的時候，差一忽兒沒被長毛搶去，家裏的糧食，錢財，全給長毛搶光，從此落得一貧如洗。要不是爹的武藝好，她也許早做了長毛的刀下鬼了呢！

還有自己的兒子——小馬的爹，兩個月前進城去也是被長毛扣住不讓回來的，到如今都沒有消息。村子裏常聽見槍响的事，自然也是長毛幹的，現在更要擾到村子裏來，方奶奶可真有點焦心如焚，想不出辦法來。

「長毛是最好糟踏女人的！」經驗又這樣告訴她。於是越發使她不安了，因為小馬的媳婦太年青。怎麼好呢？方奶奶快愁壞了。

正巧這時丁四挑着一担乾柴回來，在他那老經世故的臉上，似乎找不出像別人那種驚慌的狀態。

「呵，丁四哥回來啦！」方奶奶第一個迎上去。「你知道嗎？長毛到底會不會來呢？」

丁四却若無其事地並不立刻回答她，把柴担卸下肩頭，向丁四嫂要了碗茶喝，一面安坐在草堆上。這才說：

「小馬沒告訴你嗎？」

「小馬，小馬，一早就出去了，到處找不着他的人影子！」丁四哥，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方奶奶的話剛說完，

丁四嫂就緊接着說：

「村子裏的人都逃到香山鎮去了，我們怎麼辦呢？」

丁四用力了躁一下脚，把方奶奶嚇一跳，他又覺得怪不好意思地。連忙拍拍方奶奶肩說：

「不要怕！讓他們胆小的逃去。」說着丁四指給方奶奶看那雲中山的一角。「小馬和我們的幾千伙子們都在雲中山等着和鬼子拚呢！只要王八羔子一來！就可以揍他個落花流水。其實鬼子才不敢來呢！」丁四驕傲地談論着，這使方奶奶也稍爲放點心了，可是她真不明白，像小馬丁四這類種田的人，也竟敢說跟長毛拚，總有點兒令她不大相信。

「反正咱的稻子也不多！」丁四還會注意到老婆憂愁的臉。

「可是一旦被搶去了，吃的就沒辦法！」

丁四站起來縱了縱肩。方奶奶又預備向竹林那邊喊小馬去了，丁四攔住說：

「小馬晚上就回家的。方奶奶你儘管回家招拂着門吧！糧食最好有個防備。把倉房鎖起來就行。」

「那麼要是長毛來的時候，你得先給我通個消息呀！」

丁四點點頭，方奶奶這才一拐一拐地回家去了。

丁四自己心裏着實也有些「卜通」，那王八羔子的利害他是知道的。因爲城裏失陷時，丁四恰巧到城裏賣乾柴，沒逃出來，被鬼子捉住搶了幾天傷兵。親眼看着牠們殺人放火。還要姦女人……要不是他會週轉，假說到鄉下給鬼子找花姑娘去，才脫不了身呢！

「爲他祖宗的！這次又要變到村子來！老子得給他個好看。」想着，丁四走進屋裏把倉房鎖好！又用子幾稻草把門口堆了個嚴嚴密密。

「這樣就不容易看出是倉房了，」丁四得意地向老婆笑笑說：「快！弄飯給我吃吧！吃了飯還要去雲中山。」

丁四搜答應了聲向廚房走去。

下午，青楊村的外形看起來似乎很沉寂；但也許是都逃光了的原故罷；可是也有不少關着門保衛他的家的，不過多數還是活躍在雲中山上。

方奶奶用一把還是從她娘家陪嫁的大銅鎖，鎖在倉房門上。因為有一次賊都沒有開開，所以方奶奶就認為這是把保險鎖。

小馬一直沒回來，這現象是很少的。所以方奶奶和阿珍都很難過，覺得小馬太不戀家。這樣不平喘也不回來照拂照拂。

「小馬這孩子真該死，家裏人簡直不在他心上。」

阿珍附和地「嗯」了一聲。方奶奶熬煎地躺在床上，蓋了一條破爛的被子在身上，但仍不住地發抖。

「究竟威天在雲中山幹些什麼呢？打長毛也得有刀槍呀！」

「真的！」阿珍說：「小馬最近變壞了，這些天都沒見他到田裏去過。」

「講丈夫的不好是不應該的！」阿珍心理立刻懺悔起來。手裏一面做着丈夫的鞋，不時下意識地摸摸他那兩根分開的辮子。憂愁地，不安的神情。

「阿珍，咳……咳！」方奶奶索性讓咳嗽完再說：「你以後也得勸勸他才行。」

阿珍沒有做聲。因為她又不願承認丈夫變壞了。一陣子沉默，方奶奶閉了眼在想心事，阿珍趁機悄悄回到自己房裏。觸目看見媽給陪嫁的莊籠，一隻木櫃啦，兩個小箱啦……感到一種興奮，但也感到恐懼，方奶奶說過：長毛專搶人家的東西。要是真的，可怎麼辦呢？因而阿珍不得不收拾拾拾值錢的手

飾、衣服等物。

「媽是慈悲的！」阿珍檢着這些什件時，不禁這樣想着。

突然而丈夫也是可愛的！「好像這和前面的思想必然地相聯繫；腦際也就立刻幻現着丈夫的忠厚的臉——高鼻子，濃黑的頭髮，尤其一雙明朗的眸子。

「在雲中山也許不是幹什麼壞事，」她想。似乎還聽見丈夫說過：雲中山有着幾千人組織的什麼游擊——這下發了阿珍好久的思想才記起叫游擊隊，村裏的人，以及附近各鄉鎮都加入了，據說有洋槍，有子彈，還有什麼刺刀，手榴彈；小馬自己還是個小隊長。想到這裏阿珍開心了，覺得有這樣一個能幹的丈夫，還怕什麼呢？於是又安心地作起針線。

一雙鞋剛剛做好，方奶奶又叫了：

「小馬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奶奶！他大概就要回來吃晚飯的。」說着，阿珍走進廚房裏。方奶奶心裏安了點。

約摸有三更時的樣子，黑暗籠罩着大地。院子裏半犢一個勁地咆哮，阿珍睜了幾次眼，還不行；左隣の狗也狂吠不已。這使方奶奶和阿珍又都感到一種忐忑的心情，接着清晰地聽見一陣槍聲。煮好的飯菜於是放在鍋裏沒人去理會了，方奶奶顫抖地走到院子裏。阿珍了的臉色由白變紅，由紅又變青，兩條腿只管哆嗦。良久，良久，槍聲疎稀了。忽的腳步響起來，且停在她們的門首。方奶奶差一點沒去開門迎接，因為她以為是小馬回來了；但阿珍聽見不是一個人的聲音，便格外又用水缸頂住門內。

「拍！拍！拍。」

阿珍呆望着方奶奶。

「是，是誰敲門？」

沒有人理方奶奶，只一陣聲「拍」起來。

「拍！拍！拍！……」像連鞭炮。

阿珍和方奶奶輕步從門縫向外瞧——

我的天！那不是長毛來了嗎？這一驚可不小，差嚇方奶奶沒有嚇得曲溜下去，阿珍連忙扶住她走進堂屋。

「去……去，再把碾抵住門。」方奶奶的上牙打得下牙響。

阿珍照着方奶奶的話做了，但是敲門聲越來越利害。

「媽的，再不開門老子要打進來了！」外面是幾個人的嘈雜聲音。但說話的只是一個人。

方奶奶不敢老不理了，叫阿珍趕快敲到房內，自己走到門邊轉問道：

「誰呀！找誰呀？」

但是外面不答復這個，只一個勁打門。

「沒……沒……沒有人在呀！你！你們是誰的？」方奶奶顫聲地說。

「媽的，沒有人，你是什麼東西？再喀喀喀不開，老子就把你的屋子燒了！」

方奶奶看勢不對了，也聽出來這是村子裏張老頭叫虎子的聲音，遂連忙哭著哀求：

「是虎子哥嗎？請你告訴老總們家裏實在沒有人，只我一個老婆子看門，小馬一天沒回來，請你們可憐可憐我吧！我給你們磕頭了！」方奶奶真地在裏面跪下了。她想：或則虎子能幫幫忙。

「沒有人，沒有人，是鬼在說話嗎？」虎子是不理會這些的。接着一齊用槍打起來。

「於是起了陣猛烈的聲音。方奶奶嚇得魂不附體。沒片刻工夫，只聽得：

「嘩啦！」

門向裏倒下了，水缸破了，水流溢在院裏，碾壓到方奶奶腳下。方奶奶立刻昏去了，半晌才甦醒過來。

一個穿着中國衣服的人帶了十多個矮矮的，穿了灰軍衣，帶了有紅太陽記號銅帽的不像人樣的鬼子撞進了堂屋，廚房；餓狼似的發見現成的飯菜，不問三七二十一就狼餐虎噬個乾淨。

「乖！這兒還有山芋，豬肉，芝麻醬，還有……」虎子獻媚地一面到處搜索着。

「還有什麼呢？」生疎得幾乎不能聽懂的中國話。

「還有麵粉，高粱，黍稷……」虎子縱縱肩說。

於是大家都分頭到各房間去搜攪了。

「還有女人哟！我的寶貝！」發見奇珍似的，仍舊是那個會說生疎中國話的吼叫。

從左廂房床底下硬拉出了阿珍，立刻大夥都擁了進來，阿珍完全嚇僵了，站在那裏只發抖，瞪直了眼睛，說不出一句話來。

「中郎隊長：你憑公這，女人是我找到的，是不是應該我先受用！」

「通！」一脚把說話的人踢得跌幾尺遠，於是一陣鼓掌聲；接着叫中郎隊長的又把大家一齊趕出去，關上了門……

——喊救聲，狂笑聲，掙扎的敲打聲……响成了一片。這是人間最悲慘的音樂，也是地獄最殘酷的苛刑……

(四)

方奶奶甦醒了，聽見阿珍的呼救聲，支持着蹣跚到阿珍的門首，但是從後面一隻手攔住她的衣領又

把她蹣進右廂房，而且傾着關閉起來。

先前，方奶奶還苦苦哀求，沒人睬她，後來就忍不住罵了。

「虎子，你也作了強盜了；你這忘恩負義的傢伙，你忘了你家每次沒吃的時候，就向我們借米糧的事嗎？你們這些該殺的長毛，」

任方奶奶怎樣嚷，也沒人睬她，良久，張虎子才走過來在方奶奶房門外輕聲說：

「方奶奶你也知趣點，這來的都是些皇軍洋大人，他們打勝了仗才來到這村子，以後，咱們得仰仗着他們過日子啦，你總得先討個好，我也正是報你的恩惠才帶他們到你家裏，你不招待就夠了，還一個勁只管罵！辛虧他們不大懂中國話，要不然連我都得殺頭。」

給虎子這麼一說，方奶奶有些心動了，正想說幾句好聽話時，耳邊傳來阿珍的哭號——

「奶奶！奶奶！你……你快……救……救命呀……」

於是方奶奶又惱了。

「你……你……瞎扯，這明明是些強盜，你還不快開開門，還不把小馬媳婦放出來……你，虎子，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嗎？……」

虎子怒了。

「皇軍老爺們看中小馬的媳婦是抬舉，你別不知好歹，再要罵，老子要你的老命，」說罷，虎子就走過一邊去了。

這時歡聲滿足了的中郎隊長，喜氣洋洋地盡興而出，把衣袖整了整走向堂屋來，虎子連忙讓坐位給他，倒茶給他。中郎隊長開心地賞了張鈔票給虎子，虎子樂極了，連忙滿腰預備去拾起，但是隊長又用脚踏住，以右手的食指向他闔下了，虎子恍然領悟地就跪下去磕頭，一個皇軍更用力按着他的頭在地

上碰，於是一陣大笑。虎子站起來摸摸自己流了血的額，雖疼，還不能不陪着笑臉。真的，「狗」也不是容易作的。

「怎麼不去呀？皇軍老爺：還吃什麼醋嗎？」虎子搭訕着向第一個發現阿珍的說。

猛不防一個耳光飛過來，跟着右頰上就起了一個血紅的掌印，虎子咬着牙，連連說「是」而退至院子裏，大家又一陣狂笑。

這位皇軍老爺總算出了剛才那口怨氣了，這才再走向房裏來。恰巧碰上阿珍正要往倉房裏逃，被皇軍一把攔住。

——又是劇烈的呼救聲，啼哭聲，毆打聲，狂笑聲……

一個出來，接着再八九個繼續而進，又繼續而出……漸漸地聽不見阿珍的動靜了，只方奶奶還不住聲在罵。

中郎隊長這時發命令叫大家開步走，但是虎子又獻媚地說：

「報告隊長，倉房還有很多稻子，米，要不要讓牛犢進城去？」

「好好！」中郎隊長會講這麼一句簡單的中國話。

虎子得意地忙去用石頭打開了倉房門上方奶奶賠嫁時的大銅鎖，經方奶奶在右廂房裏喊破喉嚨的呼叫，他們終竟把稻子駁在牛犢身上駝去了。

牛犢出門時還哭號似的咆哮幾聲，背上壓力太重的原故，可憐一走一癱地，還挨着粗大皮鞭子。

方奶奶從窗洞裏看見牠們一個個走過，她想出去，可是門推不開，她的筋骨疼得支不住，想爬上棹子從窗子上跳出去，可是幾次都又跌下來。不得已只好又吶喊了：

「救命呀，救命……」

但是沒人應。

「難道阿珍也聽不見嗎？」這樣想就寒心起來，連忙又高聲叫著：

「阿珍！你來開開門！阿珍！」

「天呀！阿珍呢？」方奶奶的頭有些暈了，屋裏四週漆黑，沒有聲息，沒有動靜，眼前是一塵地獄！

方奶奶禁不住倒下去……

外面的狗又狂吠起來。

(五)

夜半。

小馬回來了，方奶奶已奄奄一息。

「小……小馬，阿珍呢？」方奶奶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小馬沒有作聲，因為他剛從阿珍房裏來，他不願奶奶知道阿珍的死，只伏在方奶奶的身上啼哭不已。

「你……你回來……睡……」方奶奶勉強吐出來這幾個字後，眼睛便合攏了。放在小馬頭上的一隻手於是落下來……

「奶奶！」小馬絕聲地叫，但方奶奶已永遠閉緊了嘴。

小馬含滿了兩串辛酸的眼淚，把被壓斃了的姜尸抱到祖母房旁，痛心癡吻了牠們。懷切地說：

「阿珍我給你報仇！」

再毅然地，抑起了頭，挺起了胸，身子在往雲中山的路上，面前呈現着一道曙光。小馬苦笑了。

(六)

隔了十天的樣子。在一個黑夜裏，「殺」聲震怒潮一般湧到青鎮，青楊村，王莊一帶。敵兵被包圍在這圈子裏。

雲中山的弟兄們築成了鐵的防線，在焦山與金山夾道坡中與鬼子正碰起了衝突，子彈像口哨一連串在空中飛來跑去，撈過犧牲者的血；野砲，炸彈，轟得地聲山烈，鬼哭神號。

正是右翼緊張的當兒，左翼襲擊來了李家寨，蘭村的弟兄，他們包抄了敵人的後路。一部份勇銳地敢死的隊伍挺直衝向威裏。

丁四，小馬這時已衝到了王莊；但小股敵敵入忽從大溪溝打過來，小馬伏在坡下擲了幾隻手榴彈。

「轟隆！」

敵人被葬身在污泥裏。小馬於是瘋狂地笑了。

接着，林鳴帶着雪亮的大刀隊揮動在大溪溝後面，潰竄的敵人全作了斷頭鬼。

朱三高高一手提著紅燈籠，一手執着青天白日的國旗在王莊的大石坡上招展了。

「弟兄們，快向前衝呀！」小馬的在前面喊着。「朱三哥你就帶五十個弟兄守在這兒不要動！」說罷就第一個衝向青楊村。

機關槍「噹噹噹」不停留地瞄準了敵兒們掃射。但是並阻止不住跌的隊伍向前進。

瓦地阿貴和尚還帶了幾伙伴從青楊村後面抄過來了，這樣遂和敵人在竹林子附近展開了廝殺。

「弟兄們，殺呀！不要放走了一個！」阿貴怒吼着。想起了爹，爹是給鬼子殺死的，這種大的悲憤使

他禁不住滴下兩珠英雄淚！

「爲你個鬼子的八代！老子得拚上去報這個大仇！」自語地，阿貴把槍彈上了膛。

「有種的跟我衝上去呀！」

「衝上去！殺！殺！」羣衆們的應聲。

他們的前面是小馬帶了幾十個弟兄已經與敵人在青楊村肉搏好久了，敵人差不多被殲滅殆盡，是小馬一隊人拖着一隻手機關鎗就幹了不少鬼子。

「小馬！張老頭子的一家我全幹光了，張虎子這傢伙確是不折不扣的漢奸！」阿貴喘得氣喘地來告訴小馬這消息。顯得非常的高興。

小馬還未得回答，猛不防從腦後飛來一顆子彈，穿過小馬的前額，一陣劇痛使他耐不住昏倒下來。

「小馬！小馬！」你帶彩了？阿貴驚慌地用力喊着。

「不，不……要緊，阿貴，哥，你，你送我回家……去」。

小馬說時，手指指那前面不遠的地方。

阿貴傷心地背起戰友，血流到他的肩前，胸前冒着槍林彈雨，踏過犧牲者的血，從小路過去，到了小馬的家！兩扇門開，裏面死寂地，淒涼地，阿貴不禁打了個寒顫。把小馬放在屋裏床上，但是小馬要睡到妻的身邊。阿貴只好照着他的意思做了。

「小馬，我去找點水你喝吧？」

「不……阿貴哥……你，你快去……妻努力殺鬼子……並且告訴弟兄，不要忘……忘記……血債須要他們的血償還。」說罷小馬無力地伸出右手來撫摸阿貴。

阿貴緊握住小馬。眼淚流下來。

「小馬，你放心罷，我們一定把鬼子完全趕出去！」

這時清晰地傳來一陣軍號聲。

「聽！這是勝利的號聲，小馬！青楊村已經被我們收復了！」阿貴狂喜地擁抱着小馬。

「可是，我……我們還……還要收復縣城，收復中國所有的失地……去！阿貴……你哭了？……不要這樣……快……去殺……鬼……子……」說完這話時小馬的呼吸已經很微弱了。

阿貴傷心地站起來。向着小馬行了訣別的敬禮。

「再見，小馬……」

小馬勉強睜開眼睛，苦笑了笑。

阿貴含著淚去了。小馬好不容易找到阿珍的一隻手，再把自己的一隻手放在方媽嬭身上，吃力地喊著：「奶奶，阿珍」的名字。

接著，這可憐的戰士便永遠閉上了那一雙「明朗的眸子」。

太陽從雲中山腰升起，熱烈地吻著躺了三條犧牲者底血淋淋尸體的屋頂。

民族解放的凱歌響遍了青楊村。

游擊隊的旗幟飄揚在自由的風裏。

本書領到圖字第一五三號審查證

82
415037

	華	北	的	秋	
版	著	者	趙	清	開
權	印	行	者	獨	立
所	總	經	售	正	中
有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路
				二	八
				八	號
				初	版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四	月
				初	版

4/3 版

KBC
G
246.7
9 / 3